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母亲

(下)

〔俄〕高尔基 著
张振黎 佟德稷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第二部 (续)	员
四	员
五	缘
六	緣
七	圀
八	獮
九	獮
十	源
十一	缘
十二	缘
十三	远
十四	愿
十五	獮
十六	愿
十七	怨
十八	员
十九	员
二十	员
二十一	员
二十二	员
二十三	员
二十四	员

二十五	冤怨
二十六	冤怨
二十七	冤怨
二十八	冤怨
二十九	冤怨

第二部（续）

四

过了几天，母亲和索菲娅打扮成贫苦市民来见尼古拉。她俩都穿着破旧的花布连衣裙和短上衣，背着挎包，手里拿着拐棍。索菲娅穿着这种衣服个子显得矮了点，苍白的脸显得更加严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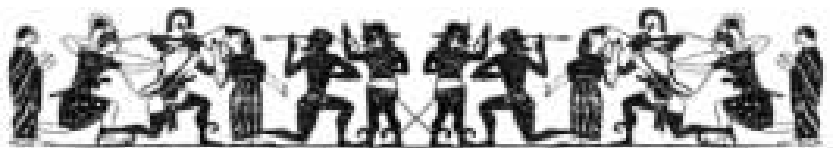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尼古拉跟姐姐告别时，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。母亲再次发现这姐弟两人相处得朴素自然。他们不亲吻，也不说亲热的话，彼此之间却很关切、真挚。在她居住的镇子上，人们喜欢亲吻，表面上说话很亲热。可是打起架来就像疯狗一样拼命地撕咬。

母亲和索菲娅默默地走着，穿街过巷，来到城外的旷野上，然后并肩沿着一条驿道向前走去。道路坎坷不平，路旁长着两排老白桦树。

“你累了吧？”母亲问索菲娅。

“你以为我很少走路？对我来说这是常事。”

索菲娅兴致昂然地向母亲讲起她的革命活动，像夸耀儿童时代的恶作剧似的。为了逃避暗探搜捕，她曾改名换姓，使用假身份证，化装，有时带着许多禁书到各个城市去散发，有时帮助被流放的同志逃跑，并护送他们出国。她的住所曾是秘密印刷所。有一次，宪兵们发现了他们的活动，前



来搜捕，她在宪兵们到来之前一分钟之内化装成女仆，在家门口与宪兵相遇，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去。那是在冬天，她没穿外套，头上系一条薄头巾。提着一个铁盒子，冒着刺骨的严寒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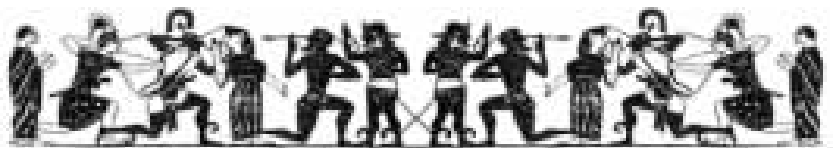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次，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做秘密联络，刚刚登上朋友住所的楼梯，就发现这所住宅正被搜查，想转身逃走已来不及了。这时她沉着地按了一家住户的门铃，提着铁盒子走进了这个陌生人家，坦率地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困境。

“如果你们愿意，随时可以出卖我。但我相信你们不会那么做。”她满怀信心地说。

这家人被吓坏了，一整夜没睡着觉，随时等待宪兵们前来敲门，但他们最后也没有出卖她，第二日清晨，还和她一起嘲笑那些笨蛋宪兵。还有一次，她化装成一个修女，追踪她的一名暗探跟她坐在同一节厢的同一排座位上，居然没有认出她，还向她吹嘘自己如何机智，讲述他如何追踪人。他坚信她坐在这车的二等车厢里，所以火车每到一个站他就到站台上去看看，回来对索菲娅说：

“没看见，她一定是睡着了。她们这种人也会累的。她们的生活跟我们一样，也很苦。”

母亲听她讲这些故事，不住地发出笑声，一面用那双和蔼的眼睛打量着她。索菲娅个子很高，瘦瘦的，两腿很匀称，走起路来十分敏捷而坚定。索菲娅是一位性格开朗、大胆泼辣的女性，她的步态、谈吐，她那稍为嘶哑却充满朝气的嗓音以及她那苗条的身材，都时刻流露出热情、健美以及快乐和勇气。在她看来，一切都充满朝气。她到处都能看到充满青春欢乐的令人兴奋的东西。



“快看，那棵松树多美啊！”索菲娅指着路旁的一棵松树，大声对母亲说，母亲停下来仔细瞧瞧，其实这松树长得并不高，树叶并不茂密。

“是棵好树！”母亲笑了笑答道。这时她看见索菲娅的鬓发已经花白，它们被风吹拂得轻轻飘动。

“那是一只云雀！”索菲娅那双灰色的眼睛立刻闪现出柔和的光芒，她的身子仿佛要飞起来去迎接那只高空中啼叫的看不见的小鸟。有时她灵活地俯下身子，去采一只野花，然后用她灵巧而纤细的手轻轻触摸着，爱抚地欣赏着颤抖的花瓣，有时，她低声唱起歌来，歌声洪亮又优美动听。

这一切使得母亲的心跟索菲娅更贴近了。母亲情不自禁地向索菲娅靠近一些，紧跟着她，尽量做到步调一致。但是，索菲娅有时说话相当严厉，而且有时会突然冒出一个刺耳的字眼，母亲觉得她完全不需要那样说，于是不免有些担心，心想：

“米哈伊洛大概不会喜欢她……”

可是过了一会儿，索菲娅又更换了语气，变得和蔼可亲。这时母亲也笑了，慈祥地望着她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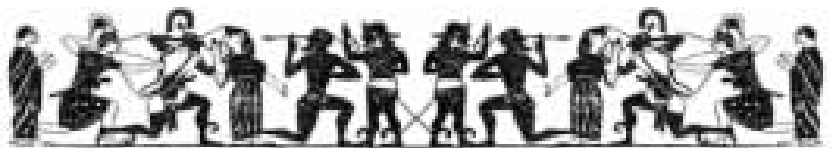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还很年轻啊！”母亲叹气说。

“哎，我三十二岁啦！”索菲娅高声道。

母亲微笑。

“我指的不是这个，看您的面相，还以为你年纪更大呢。可是认真看你的眼睛，听你的声音，就会感到奇怪，你还像个年轻姑娘呢。你的生活很不稳定、艰苦、危险，可你心里却总是十分乐观的。”

“我并不感到生活艰苦，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更有意义



的生活了……以后我叫您尼洛夫娜吧，叫您佩格拉娅不合适。”

“您怎么叫都行！”母亲沉思地说，“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我一直留心观察您，注意你讲话。我发现你很会体贴人，会揣摸人心里想些什么，这使我感到高兴。在您面前，人们会把心里话都讲出来，既不胆怯，也无所顾虑，自然而然把心交给你。我考虑过了，知道你们这些人很不简单，你们一定能战胜生活中的邪恶。”

“我们会战胜的，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工人群众！”索菲娅满怀信心地说，“工人群众具有巨大的潜力，有了工人群众，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！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激发他们觉醒，目前他们还在沉睡之中……”

听了索菲娅一番话，母亲心里萌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有些可怜索菲娅，这种可怜是善意的包含着疼爱，同时她又希望索菲娅说点别的，说些家常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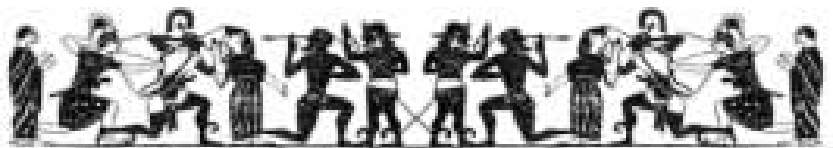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辛辛苦苦，有谁奖赏你们呢？”母亲轻声问道，语气中流露出悲伤。

“我们已经得到奖赏了，是生活本身给我们的奖赏。这种生活使我们感到满足，我们的精神很充实，对生活充满信心。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要求呢？”

母亲望了她一眼，低下头，又想道：“米哈伊洛大概不会喜欢她……”

她们从容不迫地走着，步子轻快，尽情呼吸着甜蜜的空气。母亲觉得，她现在似乎是去朝圣。此刻，她回忆起童年时代，她常常离开村子到远方的修道院去朝拜显灵的圣像，那种快乐的心情使她终身难忘。

— 源 —



索菲娅有时低声唱起歌儿。这些歌曲是歌颂天空和爱情的，她唱得很优美。有时她忽然诵起赞美田野、森林和伏尔加河的诗篇。母亲微笑着、听着，不由自主地轻轻点头，合着诗歌的节奏，陶醉在优美的诗意中。

此刻，她仿佛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在一个古老的小花园里漫步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充满着宁静和遐思。

五

她们是第三天来到乡村的。在村头，母亲向一个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打听了木焦油工厂的地址，然后她们沿着一条崎岖的林间小道走下去，很快就来到一片圆圆的林中空地上，这里堆着木炭和沾着木焦油的碎木片。

“终于找到了！”母亲四下打量了一下说。

雷宾正坐在用木板和树枝搭起的窝棚外面吃午饭。桌子是用三块没刨平的木板拼凑的，下面用几根埋在土里的木桩支撑着。他全身黑黝黝的，穿一件衬衫，敞着怀。同桌吃饭的除叶菲姆以外，还有两个小伙子。雷宾第一个发现她们，他手搭凉棚眺望着，默默地等待着。

“你好啊！米哈伊洛老兄！”母亲离老远就喊起来。

雷宾站起来，不慌不忙地迎上去。他认出了母亲，就停下脚步，笑嘻嘻地捋着大胡子，他的手也黑黝黝的。

“我们这是去朝圣！”母亲走过来，说道，“想顺便看望一下您老兄！这是我的同伴，她叫安娜……”

母亲撒了个谎儿，自以为很得意，斜眼望了望索菲娅那严肃认真的面孔。



“你好！”雷宾说着笑了笑，面色有些阴郁。他握了握母亲的手，向索菲娅点头致意，又说：“不要说谎嘛。这不是在城里，在这里用不着说谎。全是自己人……”

坐在桌前的叶菲姆，机灵地瞅着两个朝圣的女人。同时跟同伴们低声说着什么。等到两个女人来到桌前，他便站起来，向她们鞠了一躬。另两个小伙子坐着没有动弹，好像没见到客人。

“我们这些人像修士一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！”雷宾拍了拍母亲的肩膀说，“谁也不会到我们这儿来。老板不在村子里，老板娘生病住院了，只好由我来当管家啦，快请坐吧。饿了吧？叶菲姆，快拿牛奶来！”

叶菲姆不慌不忙地朝窝棚里走去。母亲和索菲娅从肩上取下挎包。那个瘦的高个小伙子站起身来，走过来给她们帮忙。另外一个留长发的矮个小伙子没有动弹，双肘支撑在桌子上，沉思地望着她们，时而搔搔头发，低声哼着歌曲。

木焦油散发出呛人的气味，夹杂着腐烂的树叶臭味，熏得人头晕脑胀。

“他叫雅科夫，”雷宾指着高个小伙说，“那位叫伊格纳季。对啦，你儿子怎么样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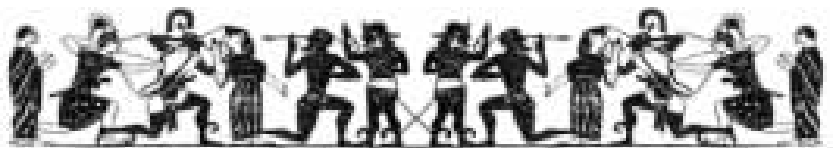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在坐牢！”母亲叹了口气说。

“又坐牢啦？”雷宾吃惊地说，“他喜欢坐牢还是怎么的……”

伊格纳季不再哼歌曲，雅科夫接过母亲手中的拐棍，对她说：

“快坐吧！……”

“你老站着做什么？快坐下吧！”雷宾对索菲娅说。索菲



娅没说什么，静静地在一段木头上坐下，仔细望了望雷宾。

“什么时候被捕的？”雷宾在母亲对面坐下来，问道。接着，他又摇了摇头，高声说：“你真倒霉啊，尼洛夫娜！”

“没事儿！”母亲答道。

“怎么？你挺得住？”

“不是我挺得住，而是我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呀！”

“那好，”雷宾说，“那你就说说吧……”

叶菲姆拿来一罐牛奶，从桌上拿一只茶碗用水涮了涮，倒了一碗牛奶，放在索菲娅面前，同时注意听母亲在说些什么。他走路和倒牛奶都格外小心，不发出一点声响。母亲把事情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，大家听了都沉默不语。在最初的一分钟，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。伊格纳季坐在桌旁，把肘支在雷宾肩上。雅科夫倚在一棵树上，两手抱在胸前，低垂着头。索菲娅紧锁眉头，打量这些农民……

“好啊！”雷宾把声音拉长道，“原来是这样，公开游行！”

“要是我们也组织这样一次游行，”叶菲姆说着苦笑了一下，“农民们会打死我们！”

“的确如此！”伊格纳季点点头说，“算啦，我到工厂里做工去，那里比乡下好一些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他们会审判巴卫尔？”雷宾问道，“那么你听说了吗，他们会怎样处罚他呢？”

“罚他做苦役，或者终生流放西伯利亚……”母亲低声回答。

三个年轻人立即抬眼望了望母亲，雷宾低下头，迟疑地问道：

— 苑 —



“他策划这件事时，知道自己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吗？”

“他知道！”索菲娅高声道。

大家都不做声了，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纹丝不动，仿佛在沉思的时候被冻僵了似的。

“是的！”雷宾严厉而又郑重地说下去，“我也认为他是知道的。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，不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是不会去做的。喂，伙计们，看见了吧？人家明知干这种事要挨刺刀，要服苦役，可还是要去干。就是亲妈躺在地上拦住他，他也会跨过去。尼洛夫娜，他会从你身上跨过去吧？”

“他会这么做的！”母亲哆嗦了一下说，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索菲娅静静地抚摩着她的手，并且紧皱双眉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雷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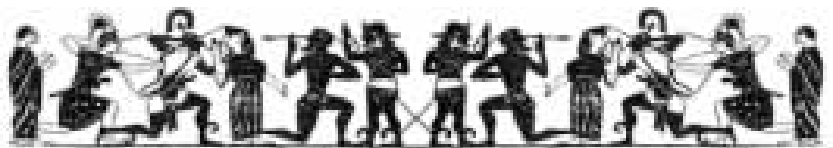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才像个人样儿！”雷宾轻声说，然后用那双深色的眼睛望了望大家。在场的六人又沉默了。一束金色的阳光像彩带似的悬在空中。一只乌鸦在附近不住地叫着。母亲不时地东张西望，她想到五一节发生的事，心里就乱七八糟的，想到儿子和安德烈，就更伤心了。在这片不大的树林空地上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木焦油桶和连根刨出来的树墩。橡树和白桦树紧紧地把这片空地包围起来，仿佛在悄悄地从四面八方向空地中央推进。四周寂静无声，凝然不动的树木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片暖和的阴影。

雅科夫忽然离开他倚着的树干，走到一旁，停下来，猛然抬起头来，厉声问道：

“我和叶菲姆去当兵，就是去对付这些人吗？”

“你以为是去对付谁？”雷宾沉下脸反问道，“他们要我们自相残杀，这是他们的诡计！”

— 愿 —



“我反正是要去当兵的！”叶菲姆固执地说。

“谁说不让你去当兵啦？”伊格纳季高声说，“你走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两眼盯着叶菲姆，冷笑说：“只是到了那时，你要瞄准我的脑袋开枪，不要把我打成残废，要一枪打死我！”

“这种话我都听得腻了！”叶菲姆尖声道。

“别着急嘛，伙计们！”雷宾审视着他们，缓缓地抬起一只手，劝解说，“你们看看这位妇女！”他指着母亲说，“现在她儿子很可能没什么希望了……”

“你说这些做什么？”母亲伤心地说。

“应当说！”雷宾沉着脸说道，“要让他们知道，不能让你的心血白白耗费了。结果怎样呢，她被这一切吓倒了吗？尼洛夫娜，那些书你带来了吗？”

母亲望了他一眼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带来了……”

“好的！”雷宾一拍桌子，兴奋地说，“我看见你来了，心里马上就明白了。要不是为了这事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们都看见了吧？儿子被打倒了，母亲就站到他的队伍中来！”

说到此，他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手臂，做出示威的样子，骂了几句。

雷宾的叫骂使母亲大为吃惊。母亲望着他的脸，发觉他明显地变了，脸上消瘦了许多，胡子没有修饰，参差不齐的大胡子下面露出了颧骨。淡蓝色的眼白上布满了血丝，大概很久没睡好觉了。鼻尖凶狠地向下弯着。衬衣本来是红色的，却给木焦油染成了黑色，敞开衣领露出干巴巴的锁骨和胸前浓浓的黑毛。现在他整个人显得更加阴郁、沮丧。这时索菲娅面色苍白，一声不响地望着这些农民。伊格纳季不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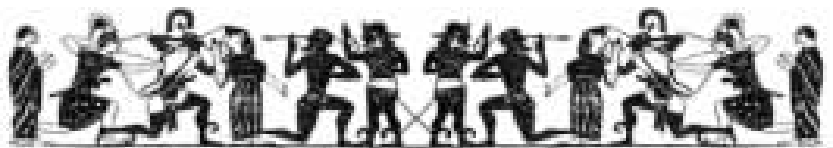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地摇晃着脑袋，眼睛微眯着。雅科夫又回到窝棚前面，一副忿忿不平的样子，他用乌黑的手指剥着木板条上的树皮，叶菲姆在母亲身后的桌旁缓缓地踱步。

“不久前，”雷宾接着说下去，“一位地方长官把我叫去了，对我说：‘混账东西，你对神父说了些什么？’我回答说：‘为什么骂我混账东西？我凭自己本事吃饭，从来没干过坑人的事！’他火了，恶狠狠地打了我一个巴掌……还关了我三天禁闭。你们就这样跟老百姓谈话！是吗！魔鬼，我饶不了你！我也许不会报复你，但别人肯定会替我报仇的，你逃掉了，就报复你的子女，你要记住！你用凶狠的铁爪撕开老百姓的胸膛，在他们心里播种邪恶。老百姓饶不了你们，魔鬼们！”

他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恨，暴怒的声音颤抖着。母亲听了吓了一跳。

“我对神父说了些什么呢？”他平静了一些，又说，“那天刚开完村民大会，神父坐在街上和一些农民谈话。他说，平民百姓好比牛羊，一刻也离不开牧人，我开玩笑说：‘要是任命狐狸到森林里去当总督，那么森林里就会出现许多羽毛，也就不会有鸟儿啦！’神父斜眼望着我，又说，教民们应该忍受，应该多祈求上帝，求上帝赐予他们力量，以便更好地忍受。我对他说，教民祈祷得太多啦，大概上帝没工夫听，也就听不到了！他就缠着我，问我念哪些祷文？我说，我和所有教民一样，终生念这样的祷文：‘上帝啊，请教会我们给地主老爷搬运石头，吃石头，吐劈柴吧！’他没有让我把话讲完。你是贵族吧？”雷宾突然转移话题，问索菲娅。

“为什么说我是贵族？”索菲娅没预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



题，身子哆嗦一下，急急地反问道。

“为什么！”雷宾冷笑道，“这是命运，生来如此！你以为扎一条花布头巾，就能隐瞒贵族的罪恶，外人就看不见啦？神父就是披上破麻袋片，我们也能认出来。你刚才把胳膊放在桌上，沾了点水，就打哆嗦，皱眉头。你的身子直挺挺的，不像干粗活的人。”

母亲怕他语气粗鲁，冷嘲热讽伤害了索菲娅，连忙严厉地说：

“她是我的同伴，米哈伊洛·伊凡诺维奇，她可是一个好人，为了这些工作她累白了头，你不要太……”

雷宾重重地叹了口气：

“难道我说伤人的话了？”

索菲娅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问：

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”

“我？是的！前些天，这来了一个小伙子，是雅科夫的表兄，身体有病，患了肺病，可以把他叫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去叫他吧！”索菲娅说。

雷宾眯着眼睛看了看她，然后压低嗓门说道：“叶菲姆，你去找他吧。叫他天黑之后到这里来。”

叶菲姆戴上帽子，一声不响，对谁也不瞧一眼，便不慌不忙地进了树林。雷宾朝他的背影点点头，低声说：

“他正苦恼呢！他和雅科夫都得去服兵役。雅科夫明确表示不能去。其实叶菲姆也不能去，但他却很想去……他以为到军队里可以鼓动士兵暴动。我认为，这明摆着是拿鸡蛋去碰石头……等他们拿起枪，也得服从命令的。是啊，他心里不好受。伊格纳季还讽刺他，火上浇油实在不应该！”



“完全应该！”伊格纳季不理睬雷宾，沉着脸说，“到了那里一受训，他就会像别的士兵一样朝我们开枪。”

“这倒不一定！”雷宾思考了一下说，“不过，要是能不去当兵，那当然好啊。俄罗斯国土大得很，哪儿能找到你呢？搞一张身份证就在农村流浪……”

“我就这么做！”伊格纳季用一块小木片敲打着自己的脚，对雷宾说，“既然下决心要反抗，就毫不犹豫地干下去！”

谈话中断了。忙碌的蜜蜂和黄蜂在四周旋转着，在静谧中发出嗡嗡声，更显出这里的寂静气氛。鸟儿在啼叫，远处有人在唱歌，歌声在田野上回荡，雷宾沉默了片刻说：

“喂，我们还得干活呢……你们歇一会儿吧？窝棚里有床铺，雅科夫，你去给他们弄点干柴来……大婶，快把书给我吧。”

母亲和索菲娅动手解开挎包。雷宾俯身得意地说：“带这么多好书，真是好样的！做这种事你也是内行啦，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转身问索菲娅。

“安娜·伊凡诺夫娜！”索菲娅答道：“干了十二年啦……怎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大概坐过牢吧？”

“坐过几次牢了。”

“明白了吧？”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低声说，“你还当着她的面说粗话呢？”

他没有说什么，顺手拿起一捆书，龇牙笑了笑说：“请您不要见怪！农民和贵族很难相处，就像树脂与水不相溶一样，很难溶合在一起。”



“可我不是贵族，我是平民！”索菲娅笑着说。

“你这话也许是对的！”雷宾说，“据说狗就是由狼变来的。我去把这些书藏起来。”

伊格纳季和雅科夫走过来，伸手向他要书。

“给我们几本书吧！”伊格纳季说。

“这些书都是相同的吗？”雷宾问道。

“不一样，里面还有报纸呢。”

“哦？”

他们三人急忙朝窝棚里走去。

“这个农民是个急性子！”母亲若有所思望着他们的背影说。

“是的，”索菲娅低声说，“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面孔，像个受苦受难的圣徒！我们也进屋吧，我想看看他们……”

“您不要生他的气，他过于严厉……”母亲央求道。

索菲娅微微一笑：

“你心眼真好，尼洛夫娜……”

她俩来到窝棚门口，伊格纳季抬起头来，瞟了她们一眼，就把手指伸进鬓发里，低头看膝盖上的报纸去了。雷宾手里拿着报纸，迎着从窝棚缝隙里透进的阳光，站在那里看报，嘴唇不时地蠕动着。雅科夫也在看报，他跪在地上，胸脯靠在床沿上。

母亲在窝棚角落里坐下，索菲娅搂着她的肩膀，一声不响地观望着。

雅科夫没有转身，却小声说：“米哈伊洛大叔，这里骂我们农民哩！”雷宾回头望了他一眼笑了笑说：



“那是爱我们！”

伊格纳季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来，闭了一下眼睛，说：

“这里写道：‘农民不再是人。’当然啦，不再是人！”

他那憨厚的脸上露出气愤的神色。

“哼，你要是站在我的位置试试看，我要看看你会是什么东西。别自作聪明！”

“我睡一会儿！”母亲对索菲娅说，“到底是累了。这里的气味熏得我头晕。”

“我不想睡。”

母亲在铺板上躺好，马上就昏昏入睡了。索菲娅坐在她身旁，留心观察正在看报的人。她发现黄蜂在母亲脸上盘旋，就关切地把它赶开。母亲微闭着眼睛，它察觉到索菲娅这样关心她，心里暗暗高兴起来。

雷宾走过来，瓮声瓮气地问：

“她睡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沉思了片刻，望了望母亲的脸色，叹了口气，轻声说：

“她大概是第一个追随儿子，走革命道路的人。她是第一个！”

“不要妨碍她，我们出去吧！”索菲娅提议说。

“是啊，我们还得去干活。很想与您谈谈，只好等到晚上了。走吧，伙计们……”

他们三人都走了。索菲娅独自留在窝棚外面。母亲想：

“谢天谢地！还算不错，他们终于交朋友了。”

母亲闻着树林的芳香和木焦油的气味，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— 源 —

